

● 春 风 文 库 ● CHUNFENGWENKU

45

「 水 上 勉 著



青楼哀女

I 312 45
S684

【日本】水上勉 著

青楼哀女

林少华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沈阳



10111953

ABD39/04

青楼哀女

Qinglou Ainu

〔日本〕水上勉 著

林少华 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）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锦州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85,000 开本：787×960 $\frac{1}{2}$ 印张：5 $\frac{3}{8}$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9,500

责任编辑：薛强 责任校对：潘晓春

封面设计：李勤学

统一书号：10158·1059

定价：1.25元

主要人物表

夕 子	夕雾楼妓女，栢田的恋人
栢 田	风阁寺僧侣，夕子的情侣
胜 枝	夕雾楼妓院老板
甚 造	丝绸批发商
敬 子	夕雾楼妓女，夕子的好友
三左卫门	樵夫，夕子的父亲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。

一位美丽、纯洁的农家少女，只因家境贫寒，不得不背井离乡、远离情侣，沦于风尘。但她始终热恋着青梅竹马的男友，对黑暗势力充满了反抗心。然而，他们纯真的爱，为恶势力所不容，终于，一个怒焚寺院后身亡，一个服毒，静静躺在二人儿时玩耍过的家乡那颗百日红树下……

凄婉而又深切的哀思中，爱憎之情得到了升华……

很早以来，西阵五号街就是京都一条喧闹的花街柳巷。其间有一座颇为有名的妓院，叫夕雾楼。一九五一年初秋时节，夕雾楼老板酒前伊作死在与榭半岛海边一座名叫樽柏的村子里。他是在停战那年春天疏散来这里的。当时，他认为京都非遭空袭不可，便决心洗手，不再经营青楼这桩买卖，独自一人返回与榭老家。

早在那时，伊作的神经痛老病便日益加剧，回乡后，一来不习农桑，每感疲劳，二来粮食奇缺，饥肠辘辘，身体很快衰竭了。但伊作生性倔强，硬是把早已无人居住的老房重新苫盖一遍，又把底部腐烂的门窗换掉，终于将这年久失修的旧屋收拾得齐齐整整。还把已经转卖他人的田地又买回手里。看情形，是想在樽柏这里打发余年。

就在他这自给自足的体制初具规模的时候，

日本战败了。伊作也顿时灰心丧气。随着灯火管制的最后取消，世间又象神话一样返回和平岁月。人们无不蜂拥回城，独有伊作一人无意返回京都，照样留在村里。

伊作死去的原因，除他原有的神经痛外，还有营养失调造成的脚气病。当然，也许还因为他年老体衰，六十七岁了，身体早已失去了抗病能力。

那天清早，伊作仍象平时那样到海边散步。出村后，沿村边那条慢坡上的石子路往上爬去。山崖顶上有块平地，站在上面，可以望见宛如抹了一层淡墨般迷濛浩淼的海面。海面远处，经岬的灯塔时隐时现。就在他登上这里的时候，突然感到一阵胸闷，犹如异物塞喉，透不过气来，弓身蹲下，再也动弹不得。被村人抬回来时，已经神志恍惚，目光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，有气无力地重复说：

“叫阿胜来，叫阿胜来。”

阿胜是伊作最后一个女人，这年五十三岁，留在五号街照看夕雾楼。伊作死前七年，妻子金江在高台寺的家中去世。此后再没续娶正室，而将外妾胜枝放到夕雾楼，叫她经管这座妓院。

伊作年轻时拈花戏草，生活放荡，但哪一个女人都未曾给他生儿育女。他所以要在与榭度过晚年，虽说由于战争的缘故，但也恐怕与无儿无女

有关。这种凄凉晚景，使人不难理解他那想在故乡颐养天年的心情。但临终之时，他还是想见一眼外妾胜枝，这个京都女子算是他唯一的亲人。

电报从与榭打到五号街。夕雾楼的胜枝领着多年沦落风尘的久子为伴，急匆匆朝樽柏赶来。这时，离伊作断气只有半个来小时了。

“我的老头子！”胜枝双膝跪在伊作的被子上，一边用湿毛巾给伊作擦脸一边说：“你一口咬定京都准给烧掉，可麦克阿瑟说无论如何不得空袭京都，结果总算好好剩了下来。夕雾楼嘛，老头子，也重新开张了。……久子、照千代，还有小雏子都从挺进队回来了，热闹着呢！还新添了女孩儿……又跟过去一样了。本想请你去看一下，不料……”

胜枝眼泪汪汪地说着，伊作微微睁开蒙上一层薄膜般木然无光的眼睛，断断续续地说：

“是么，阿胜？夕雾楼又那么热闹了？”

说罢，也许突然感到如释重负，咧了咧发育的嘴角，绽出了一丝微笑。又望了眼胜枝旁边身子胖得象石臼似的久子，看着她那张沁出汗珠、神情乖顺的脸庞，吃力地说：

“是久子吗？”

话音刚落，便闭上了眼睛。胜枝和久子探起身，把枕头夹在中间，不住声地呼唤起来。但伊作再没开口，孤单单地死去了。

伊作的枕旁，还坐着四五个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远亲，但都只是呆望着胜枝和久子的脸，使得客厅里的气氛有点不大协调。

胜枝跟伊作之前，在同是位于西阵的上七轩当艺妓。虽已年过半百，但肤色白皙，脸上泛着少女般的红润。鼻子小巧玲珑，秀润端庄，体态丰盈。村里有人甚至当着死人的面感到不解：为什么伊作竟将如此漂亮的女人只作为外妾，况且连夕雾楼都拱手相送了，却没有明媒正娶呢？

说起来，伊作对自己选择的经营青楼这行，始终三心二意。回到樽柏，从未向人透露过半句他在京都的具体营生。小村子封建色彩很浓，一向厌恶在女人身上投机取巧的轻薄勾当。村民之中，也有人对伊作的职业略知一二，但一般都不向人提起。

不管怎么说，伊作的父母多年来靠他汇来的生活费，在樽柏安然度过了晚年，双双活过古稀。伊作年轻时便嫌恶乡间生活，只身跑到京都。当时选定的职业就是开办妓院。

由于战争等原因，他才又返回老家低矮的茅屋。如今，躺在父母死时的位置——客厅壁龛里，以同样的姿势呼出了最后一口气。这光景，可说是伊作孤独一生的写照。有人甚至说，大概是老爹老妈在阴曹地府叫他了。

胜枝留在这冷冷清清的屋子里，独自一人料

理伊作的后事。准备把遗体安葬在净昌寺墓地后，第三天返回京都。事情发生在临动身的前一天晚上。当她把新灵牌供在佛龕上焚香告辞时，有个乡下人悄声推开低矮的房门，蹑手蹑脚走了进来。

“这么晚来打扰您，实在抱歉得很。我是想来见太太一面。”

来人嗫嚅地说道，站在没铺地板的外屋，猛地低下头去。又瘦又尖的下巴上长着乱糟糟的胡子，一看就知道是这附近一带的农民。

起身接待的久子向来人身后一看，见一个身材苗条、二十来岁的高挑姑娘侧脸站着，人象很机灵。久子扭了扭团扇一样扁平脸上的眉毛，瞟了姑娘一眼。

“太太什么时候动身？动身之前，我有件事无论如何也要拜托……”

来人又一次深深低下头。满头乱蓬蓬的头，长得能盖住耳朵。久子迅步跨回里间，把来客模样告诉胜枝。胜枝感到纳闷，来到内客厅。觑一眼外屋，见不是熟人。不管怎样，还是把象是父女的两名客人让到了昏暗的电灯光下。男客刚落座就说：

“我叫片桐三左卫门，砍柴为生，住在樽柏北边的三叉村。说实话，今天来拜访，是想把领来的夕子托付给太太，不知……在您晚间正忙的

时候来添麻烦，真是抱歉得很。”

胜枝同久子对视一下，不由屏住气息。那姑娘坐在后边，身穿一件带有碎白点花纹的布衣，腰间系着薄薄的黄色毛织衣带，整齐地合起衣襟，规规矩矩地坐着。坐时倒不显得怎么高。

她俩把父女两人端详了一番：女儿长得象父亲，鸭蛋形的脸，鼻子嘴巴也还端正。不足之处，只是眼梢微微上斜。虽算不上美人，但给人一种乡村姑娘的纯朴感。

沉吟片刻，胜枝向三左卫门说：

“你说托付给我……是叫我把这姑娘带到京都去吗？”

“嗯。怎么说呢，听说太太回来了，我就和女儿再三商量，紧忙赶来了……请、请帮个忙吧！”

父亲抽了抽快要掉在乱胡须上的鼻涕，回头看身后的女儿。那位叫夕子的姑娘赶忙点头，怯生生地往胜枝那边扫了一眼，旋即低下头去。

“你说托付给我……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么？”胜枝边打量姑娘的脸边问。又不无自嘲地说：“不是什么好营生……是给人指脊梁骨的买卖。”

父亲抬起浑浊的眼睛：

“这我都知道。说实在的，这女儿身下还有三个女儿。……本来就没什么能耐养家糊口，却

接连生下一大堆女孩……夕子是长女。这孩子的母亲打去年年底一直闹病，不但地里的活一点干不了，还总上医院。这个费那个费，样样都要钱花。这么着，我就横下心，打算把这孩子送去京都，让她学着干点什么。可无论求谁，都说找不到地方。有人说，眼下等钱用，就只能干这行……正好听说您回来了，就急忙跑来求您帮忙。”

胜枝觉得三左卫门的话可以从两方面理解：不知道只叫她把姑娘领到京都后在别处找活干呢，还是说即便在五号街自己那里当佣人也行。这时，父亲又开口了：

“夕子说，她想好了，做什么都行。太太，我把这孩子的身子托付给您了。怎么使，随您的便，这行吗？”

父亲眨巴着细小而温和的眼睛，低声下气地说道。这位父亲并不太老，看上去顶多四十出头，然而无论语声里还是眼神里，都带有一种天生的懦弱。

“她妈妈身体不好，是怎么个不好法呢？”

“啊，都吐血了。这儿（三左卫门把手贴在左肺上部）出了空洞。发烧，一会躺一会坐。医生说，要是不吃点好的，好好休息，这病是好不了的。摊上这种病，家里更一塌糊涂了。”

胜枝听了，知道夕子母亲因肺病卧床不起。她想起来，一次来樽柏时，曾皱着眉头听伊作说

过，与榭这地方一年到头阴雨连绵，村里那些背阴处的人家，差不多家家都躺有肺病患者。

“唉，是够难的了。下边的三个女儿都多大了？”

“紧挨这孩子的十六岁，往下十三岁，再往下七岁。十六岁的那个今春从中学出来，到绫部织袜厂缫丝去了。住在那里，是个徒工，离挣钱还远着呢！”

“那，你家没有地产吗？”

“咳——，从前有过一点。可是老一辈人也常常闹病，我父亲就在这舞鹤医院躺了好一阵子，归终还是没活下来。为了支付住院费和药费，就把那点可怜的活命田花得一干二净。”

“你是令尊的长子？”

“嗯。身下有个弟弟，去大阪学徒来着，可在二十七岁好容易熬出徒那年，死在船场的批发铺里了。家运不济啊！不过，太太，夕子是个好姑娘。大小病从没沾过身；学校功课也不错。这话倒不该从当父亲的口里说出来，她性格温顺，的确是个好孩子啊！”

胜枝有些难过。她感到三左卫门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虽说夕子姑娘年已十九，但看上去丝毫不显得争强好胜。脸上带有一种与漂亮姑娘不相称的凄然、乖顺的神情，甚至似乎隐约罩有一层淡淡的阴影，大概是受了父亲懦弱性格的影响。

脸色白皙，并且是天生的白，不是病态的白。不论从长着茸毛的耳垂，还是从圆滑的脖颈上，都可以看出少女是健康的，充满青春活力。

“是叫夕子吧？写哪个字？”

胜枝把视线停在姑娘身上，问道。姑娘第一次开口说：

“啊，是写夕阳的夕字。”

声音清脆，天真无邪。父亲象拦住她似地接着回答：

“名字是净昌寺和尚师傅给取的。”

净昌寺就是樽柏那座伊作入葬的寺院。胜枝嘴里低声念叨着“夕子”，蓦地想起这“夕”字就是“夕雾楼”的“夕”。不禁暗自思忖：这样的姑娘，领回五号街即使摆在大面上，也毫不逊色，恐怕当天客人就会挤破门。

胜枝当场把八个妓女的长相在脑海里过了一遍筛子。随即感到，这回可捡到一个美人。不过，这事马虎不得。夕子本身是未谙世故的少女，父亲三左卫门每天只知道上山打柴，虽然嘴说要把女儿送到京都，但并不清楚女儿到底将过怎样的生活。还得给他说明白才行。于是胜枝直截了当地说道：

“战后，过去那种卖身还债，挣钱全归老板的事已经不见了。如今，有的姑娘到我那儿去之前就什么都想通了，并不觉得是投身火坑。不过社

会上可不一样，并不都用黑眼珠看。他们把这些人简直看成人间渣滓。但实际并不是人们所说那种活受罪的地方。从兵库县三木来的雏子介绍来一个名叫拙代的姑娘，原先也是三木的农家姑娘，今年二十一岁。虽说来之前什么事也不懂，但由于人长得漂亮，客人可多着呢！如今，短时的、过夜的客人一个接一个，哪一天也没空过。这么着，一个月可挣三、四万元。来了不过两年，可名气大着哩！兵库老家父母都在，俩人都感到心满意足。拙代的房间里，什么电动留声机啦，西服衣箱啦，高级收音机啦，样样不少。还得意地说，都是靠自己本事挣来的，我跟你说，由于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有些人说到京都找正经事干，但没多久就干不下去了。到桥下或木屋街橡树桥一带往来卖笑，这种人不知有多少！一来二去，一旦给坏男人勾引上，就一切都完了。身子给人玩够以后，落得个被抛开不管的下场。相比之下，我那里是法律承认了的。医生按月来检查身体，保险得多。客人也放心地进进出出。若是有个头疼身热想休息几天，尽管随自己的便，用不着勉强。房租又低，保你过得称心如意。这年头，妓院制度也不象以前，开始由妓女自己说了算了。”

三左卫门昏黄的眼睛里发出了惊喜的光。胜枝尽量用和蔼的目光看着他。

“那么说，照顾得可真够周到的了。”三左卫门小声嘟囔着，回头问女儿：“怎么样，就象太太刚才说的那样。你，拿定主意了？”

在雇主面前，父亲的话里含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意味。但夕子连连点头，依旧低眉说道：

“我已经想好了，哪里都一样。只要太太乐意，就请把我带去吧！”

胜枝望着夕子的脸，一瞬间，现出惊喜不置的神色。

“你父亲也是在想定后才那样说的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把你领去。眼下，衣服等一应用品都要花钱。你若有难处，这笔钱可先由我出。现在跟过去不同，听说还要成立娼妓工会，一旦成立起来，就可以用低息借钱来用。你母亲身体不好，要用很多钱。等回到京都，我想法尽可能多垫上一些。”

胜枝确实动了真心。父亲眼眶湿润起来，再三低头称谢：

“那敢情好，太太，拜托您了！”

然后领着女儿，在夜幕中回去了。

胜枝意外发现了新妓，十分兴奋。虽说夕雾楼已重新开张，但实际上没几个顶用的妓女，这使她很伤脑筋。算起来人倒有八个，但偌大的馆里还有不少空房间。

如果说妓女是做买卖的资本，那无论如何也

还是新的好。胜枝为此不知吃了多少辛苦。托人到处物色，即使听说岐阜或名古屋有愿为娼的，也要大老远赶去。

父女俩走后，胜枝关好房门，回屋对久子说：

“这下可捡了个大便宜，久子！那丫头准保是棵摇钱树！”

久子转过怔怔的目光，显得半信半疑：

“大概是吧，妈。与榭这趟，真没白跑，都是托爸爸的冥福哩！”

胜枝也认为这大概就是伊作亡灵让自己带回的礼物，不由得真想对伊作灵牌合掌道谢。于是转回内客厅，点燃佛龕上已经熄灭的蜡烛，“叮铃”摇了下小铃，合拢双手，闭目合眼，口中念念有词：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托您冥福，夕雾楼又得了棵摇钱树，多谢多谢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

胜枝久久坐着，凝神注视佛龕上写有“正觉寺院净明居士”的灵牌。最后，站起身，从并排两个灵牌中拿起一个白色的，装进提包，着手打点行装，准备明早动身。

第二天，片桐夕子在父亲三左卫门和两个妹妹的陪伴下，早早来到樽柏伊作家里。夕子除昨天的衣着外，穿了一双系着红鞋带的木屐，裸露